

多極時代的文學家——蕭詒的詩賦及其與 梁末作家的關聯

祁立峰*

摘 要

西元555年，南朝梁承聖3年，西魏攻陷江陵，也在同一年，受西魏扶植的蕭詒（519-562）在江陵即帝位，史稱後梁或西梁。西梁在西魏與北周扶植之下，國祚維繫了33年，經蕭歸、蕭琮共三帝，至大隋開皇6年（587），蕭琮入隋封為莒國公，其妹嫁與後來的隋煬帝楊廣，西梁正式滅亡。西梁可說是在南北大分裂時期，偏安裡的偏安政權，因依附北方政權作為與江南王朝間的緩衝。在政治上西梁與梁朝分屬不同朝代，但在文學上，蕭詒的詩賦作品無論風格與題材，都與蕭綱、蕭繹或庾信頗有近似。現今論及國際關係時，有所謂「多極時代」的說法，相對於政治軍事的國家實力，文學與文化則可以視為一種軟性實力，並寄寓了國家民族的隱喻。因此本文聚焦於蕭詒的詩賦作品，從政治、歷史、文化與文學美學的層面，試圖從多極國家的角度，談蕭詒的詩賦作品與梁末其他作家之間複雜又相似的關聯性及寓意。

關鍵詞：西梁、蕭詒、蕭綱、蕭繹、庾信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Literati on the Age of Multipolarity: Study 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Xiao Cha's Poetic Writing and Other Writers in Last Liang Dynasty

Chi, Li-Fe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555 A.D., the Western Wei assaulted Jiangling, ultimately ending Liang Emperor Yuan's reign.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Western Wei, Xiao Cha (519-562), came to the throne in Jiangling and was known as the Later Liang or Western Liang. The Western Liang Dynasty lasted 33 years, with three emperors, Xiao Kui and Xiao Zong, until Xiao Zong was crowned Duke of Ju and his younger sister married a prince of Sui, Yang Guang, subsequently Emperor Yang of the Sui Dynasty, and the Western Liang Dynasty was destroyed. During the Great North-South Divide, the Western Liang was a partisan administration that relied on northern dominance as a buffer against the Jiangnan dynasty. Despite being political rivals, Xiao Cha's lyrical works were stylistically and conceptually similar to those of Xiao Gang, Xiao Yi, and Yu Xin. The term "multipolarity" is now used to define the nation-stat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comparison to political and military national strength, can be regarded soft power and a metaphor for the n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Xiao Cha's poetic works and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complex and similar correlations and symbolic meanings between his poetic works and other late Liang Dynasty writers from the political,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literary aesthetic level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multipolarity state.

Keywords: The Western Liang, Xiao Cha, Xiao Gang, Xiao Yi, Yu Xin

多極時代的文學家——蕭詧的詩賦及其與 梁末作家的關聯*

祁立峰

一、前言：偏安中的偏安

南朝梁承聖 3 年（555），西魏攻陷江陵，梁元帝蕭繹（508-555）在江陵陷落前夕憤而焚書折劍，¹最後仍為西魏所執。²同一年，受西魏扶植蕭統（501-531）第三子的蕭詧（519-562），³在江陵即帝位，史稱此政權為「後梁」或「西梁」。根據本傳，蕭詧「幼而好學，善屬文，尤長佛義，特為梁武帝所嘉賞」，⁴他很早就意識到由自己祖父梁武帝所統領的梁朝，即將走向衰敗。加上蕭統過世後，梁武帝立蕭綱為太子，這個不符合蕭詧預期的發展，讓此時他已「常懷不平」，也為了即將發生的來日大亂進行著相關的準備：

初，昭明卒，梁武帝舍詧兄弟而立簡文，內常愧之，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

* 本文初稿原題為 “The Imagined Community of the Western Liang: A Study of Xiao Cha’s (519-562) Poetic Writings”，發表於 “Symposium on Displacement and Convergence in the Age of Multipolarity (550s-610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2021.5.12-14)，會中獲田曉菲教授、劉祥教授、Lucas Bender 教授等指正提點，又得兩位匿名審查人之寶貴意見，特此誌謝。

¹ 「(梁元)帝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自赴火，宮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寶劍斫柱令折，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宋·司馬光：〈梁紀〉，《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 165，頁 5121。

² 「既而又召王褒謀之，答仁請入不得，歐血而去。遂使皇太子、王褒出質請降。……魏師至凡二十八日，徵兵四方，未至而城見剋。」唐·李延壽：〈元帝本紀〉，《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8，頁 245。

³ 蕭繹之死亦與蕭詧關係密切，據唐·李延壽：《南史》，頁 245：「梁王詧遣尚書傳準監行刑，帝謂之曰：『卿幸為我宣行。』準捧詩，流淚不能禁，進土囊而殞之。梁王詧使以布袍纏屍，斂以蒲席，束以白茅，以車一乘，葬於津陽門外。」

⁴ 唐·令狐德棻：〈蕭詧傳〉，《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855。

殷阜，一都之會，故有此授，以慰其心。詔既以其昆弟不得為嗣，常懷不平。又以梁武帝衰老，朝多秕政，有敗亡之漸，遂蓄聚貨財，交通賓客，招募輕俠，折節下之。其勇敢者多歸附，左右遂至數千人，皆厚加資給。⁵

當然，蕭詧所感受到這樣的亡國感，或多或少來自於史家從後設角度推測而來的後見之明。侯景之亂後蕭繹據江陵，在蕭詧與蕭繹對峙的時期，蕭詧即向北朝「遣使稱藩，請為附庸」。⁶西魏恭帝元年（554）：「太祖（宇文泰）令柱國于謹伐江陵，詧以兵會之。及江陵平，太祖立詧為梁主，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歸於我（北周）。」⁷襄陽一帶為北周所管轄，而揚州江州由陳朝統治，蕭詧作為梁主，能統轄之地僅剩江陵周遭之地。但蕭詧仍「稱皇帝於其國，年號大定。追尊其父統為昭明皇帝，廟號高宗，統妃蔡氏為昭德皇后。又尊其所生母龔氏為皇太后，立妻王氏為皇后，子巋為皇太子。」⁸制度典章皆仿效昔年梁朝規模。

蕭詧當時是否真心歸順北朝，史傳還有另一條文獻，歷代頗為注意，即蕭詧將領尹德毅考量「魏虜貪林，罔顧弔民伐罪之義，必欲肆其殘忍」，⁹勸他趁于謹等北周精銳於此，預伏武士將其斬殺。蕭詧的回應是「卿之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¹⁰於是「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¹¹此後「詧乃追悔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以至於此』」，¹²也在這樣的快快悔恨下，蕭詧寫下可與庾信（513-581）名篇〈哀江南賦〉相輝映的〈愍時賦〉，這篇賦如今收錄在《周書》之中。¹³關於此賦容後再論，但在南北朝對立的大格局裡，我們可以注意到西梁這樣

⁵ 唐·令狐德棻：〈蕭詧傳〉，《周書》，頁 855。

⁶ 唐·令狐德棻：《周書》，頁 858。

⁷ 唐·令狐德棻：《周書》，頁 859。

⁸ 唐·令狐德棻：《周書》，頁 859。然而北周對其政權仍有防範，《周書》稱：「太祖乃置江陵防主，統兵居於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詧備禦，內實兼防詧也。」（頁 859）

⁹ 唐·令狐德棻：《周書》，頁 860。

¹⁰ 唐·令狐德棻：《周書》，頁 860。

¹¹ 唐·令狐德棻：《周書》，頁 860。

¹² 唐·令狐德棻：《周書》，頁 860。

¹³ 從《周書》談及〈燕歌行〉的本事來看：「俄而元帝出降，（王）褒遂與眾俱出。見柱國于謹，謹甚禮之。褒曾作燕歌行，妙盡關塞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竝和之，而競為淒切之詞。至此方驗焉。」（頁 731）令狐德棻的「詩讖說」有種從北方人角度的幸災樂禍，這個觀點筆者參酌田曉菲：《烽火

在偏安政權裡的偏安政權。由於西梁的存在，陳霸先所建立的陳朝盡失荊州軍事重地，而北周也因有坐擁襄陽且控制著西梁政權，讓北周的國勢超越當時的北齊與南陳。

前段的尹德毅說的是「魏虜」，蕭愔回的是「魏人」，其背後的國族認同當然也是關注南北朝文化重要的課題，不過本文並非要從政治、外交或種族議題來切入，而是仍將重點放在文學作品以及文學題材、風格可能產生的影響與文化寓意。蕭愔當然是君王、是政治家，但本文從「文學家」來觀察其作品，以及背後的隱喻。在南北朝時代，文學與文化不僅是藝文涵養，更與國勢與政治有密切的關係，譬如筆者所見以下的兩個例證：

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之，於後無敢言者。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餘驢鳴狗吠，聒耳而已。」¹⁴

（徐陵）聘魏，魏主客魏收曰：「今日之熱，當猶徐常侍來。」陵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不能對。¹⁵

這兩則記載都出自筆記小說——庾信（513-581）在展現南朝文化實力時，乃出示其〈枯樹賦〉，庾信之辭賦風格以大量拼貼典故炫其博學，〈枯樹賦〉承繼〈七發〉到桓溫等一連串脈絡，¹⁶如此詠物技術成為其壓倒北人的關鍵。至於第二段引文，魏收

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學與文化》（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頁 249-257。但有趣的是從《周書》對蕭愔以及蕭大圓、蕭撝、蕭世怡等人的評論，令狐德棻似乎頗有將蕭氏家族作為相互對照的意圖，此點容本文最末再論。

¹⁴ 唐·張鷟：《朝野僉載》（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 140。

¹⁵ 隋·楊松玠：《談藪》，引自宋·李昉：《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頁 1278。唐·姚思廉：〈徐陵傳〉，《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 26，頁 326，也有類似記載：「太清二年，（徐陵）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謝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慚。齊文襄為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

¹⁶ 〈枯樹賦〉的「桂何事而銷亡，桐何為而半死」來自枚乘〈七發〉「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灑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梁·蕭統著，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 1562；至於桓溫事見劉宋·劉義慶著，清·余嘉錫箋疏：〈言語〉，《世說新語箋疏》（臺

以地域和氣候來調侃徐陵，由於徐陵由南入北，所以魏收說「今日之熱，當猶徐常侍來」，但徐陵的回應是自己又如同當年的王肅，為北朝制定典章般，帶來了寒暑區辨的能力。寒暑陰陽，物色遞嬗，這是大自然，是本來就存在的感受。但徐陵有一個暗示在於：因為他的文學能力與體物技術，讓「寒」與「暑」的變化遞嬗更具有鮮明的意義。在《陳書》徐陵的本傳同一段史料，最後還多了一個尾聲，即是魏收辯才因遜色於徐陵而得到了懲罰：「齊文襄為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¹⁷這懲罰到底為何而來？顯然不僅是魏收因機敏弱於人而已。¹⁸這是一種國家對國家的屈辱與示弱，而這樣的弱勢可能正是來自於文學或文化的技不如人。¹⁹

我們近年論國家認同，有所謂多極化（**Multipolarity**）之說。「多極化」指的是同一時期的政治國際時局，不同國家或政權的競爭或合作關係。²⁰因此，本文聚焦談蕭譽的詩歌與辭賦作品，進而將之放在多極時代進行思考。過去學者對蕭氏家族文學

北：華正書局，1984），卷上，頁114：「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關於庾信、桓溫與在南北離散士人的命運，其實是個值得深究的課題，我們知道作為外省第一代離散之作家白先勇的《樹猶如此》，同樣與此典故有關，此處一提而已。

¹⁷ 唐·姚思廉：〈徐陵傳〉，《陳書》，卷26，頁326。

¹⁸ 在《西京雜記》或《談藪》其他的篇章中，我們都可以注意到若在貴遊活動落敗，文人會得到一些難堪的懲罰。《西京雜記》：「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其辭曰……鄒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人五匹。」收入王根林點校：《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卷4，頁104；《談藪》：「（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累物而麗之，謂之麗事，麗事自此始也。諸客皆窮，唯盧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色花簾白團扇，憲坐簾執扇，意氣自得。秣陵令王摛後至，操筆便成，事既煥美，詞復華麗，摛乃命左右抽簾掣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負之而趨。』」收入宋·李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1），頁1278。同一事亦見於唐·李延壽：〈王摛傳〉，《南史》，卷49，頁1213。

¹⁹ 南北朝時的統治者確實意識到文化與人才作為國家軟實力的層面。如北齊高祖高歡曾說：「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為國？」唐·李百藥：〈杜弼傳〉，《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24，頁348。

²⁰ 根據《多極亞洲中的唐朝》一書中的定義，「多極」指的是「數個國家為增強各自的實力而相互競爭的國際環境」，關於此概念，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古代中國與它的敵人》（*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書中稱之為「非兩極化」，此概念乃是國關係、政治學之用語，此處用以稱魏晉南北朝之多朝並立之國際形式。相關論述筆者主要參酌〔加〕王貞平著，賈永會譯：《多極亞洲中的唐朝》（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頁2。

並非不重視，²¹但蕭譽作品甚少，看起來風格也不出梁末其他作家的影響。但若考量蕭譽的身份與家國認同，再放進南北朝政權對立的脈絡，放進西梁的政治位置，其實饒富趣味。

就政治與歷史的現實來說，一個朝代被滅亡了，另一個朝代取而代之。但文學作品卻並不是簡單的興亡代際，尤其是「西梁」這樣的政權，它象徵著是所謂「南北朝」不僅有南北向度的雙極，更展現出多極化時代的國家、政治與文化面貌。在國家認同與疆界劃分裡，西梁或許未必稱得上是一個真正的國家，或說實質獨立的國家。美國學者田曉菲對蕭綱、庾信等梁末作者，曾用「文字的凱旋」²²來形容，但蕭譽的狀況比這些身歷南北朝的士人更為複雜，他除了是身經南朝覆滅的梁末詩人，同時也是延續梁朝政權的開國君主，這讓他的作品饒富政治隱喻。本文下分為三節，分別就蕭譽的〈遊七山寺賦〉、〈建除詩〉、〈愍時賦〉進行論述，並將其詩賦作品與其他相關的作品進行對讀。

二、大賦的習作：蕭譽〈遊七山寺賦〉與遊寺詩的關係

六朝有一類「遊寺」、「訪寺」的作品，一方面提到玄言佛理，另一方面則與其

²¹ 就筆者參酌的幾本專論蕭氏家族文學之重要著作，譬如曹道衡：《蘭陵蕭氏與南朝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4）；林大志：《四蕭研究：以文學為中心》（北京：中華書局，2007）；閻春新：《蘭陵蕭氏與中古文化研究》（青島：山東人民出版社，2013）；選集則如曹旭、陳路、李維立選注：《齊梁蕭氏詩文選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薛峰：《齊梁故里與文化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但其間論及文學成就，重點都在梁代的幾個重要蕭氏成員：蕭衍、蕭統、蕭綱、蕭繹。如稍微觸及家族門閥政治者，如劉躍進：《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胡大雷：《中古文學集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等，所論及部份則更有限。與本文討論最相近者，有王永平、楊桂元：〈南北朝後期及隋唐之際入北之蕭梁皇族人物及其文化業績〉，《閱江學刊》6（2010.6），頁78-83，不過該文一則篇幅有限，二則偏重於綜述文化積業。

²² 「建康城盡可以被侯景軍隊的鐵蹄所踐踏，被隋文帝的詔令夷為平地，但是梁簡文帝蕭綱和他的宮臣們卻實現了『文字的凱旋』（triumphant return of the words）。從長遠來看，這比一個帝國的興亡重要得多。」田曉菲：《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學與文化》，頁166。

時流行的山水物色，巧構形似密切結合。²³因此之前研究者談到遊寺之作，多半認為它兼善了佛理與山水的優點。當然更進一步來說，像楊儒賓、蕭馳等學者都已經注意到，玄言與山水，佛理與詩興密切的關聯。²⁴不過蕭譽的遊寺之作值得注意的是，它選擇以賦、且是大賦的形式來呈現。

《文選》在賦文類下有「紀行」一類：如班彪（3-54）〈北征〉，謝靈運（385-433）〈撰征〉，除了長距離跋涉將所見物色進行體物鋪衍之外，此題材還與政治宣傳關係密切；另外有「遊覽」一類：如鮑照（414-466）〈蕪城賦〉、孫綽（314-371）〈遊天台山賦〉即收在此類，蕭譽這篇既寫宗教又寫遊覽經驗的賦，讓我們想起孫綽的前作。必須說明的是：本傳說蕭譽「尤長佛義，特為梁武帝所嘉賞」，加上其任東揚州刺史履歷，²⁵他遊歷的山寺就在浙右會稽一帶。這篇代表蕭譽早期作品的賦作，在結構安排上頗有模擬其父叔輩如蕭統、蕭綱的遊寺詩歌。因此我們似乎可將〈遊七山寺賦〉視為某種共作。首先可以看〈遊七山寺賦〉的開頭兩段：

此山川之寥廓，時天高而氣靜。路閒曠而清華，地幽棲而特挺。窮浙右之標絕，極宇中之勝境。承興序而陟涉，聊盤桓而騰騁。盡登臨之雅致，悅誼翬之暫屏。因茲連鑣結駟，並慢方舟，萬騎齊列，千楫爭浮。皆東南之俊異，並禹穴之琳球。差池集侶。容與攜儔。巷無服馬。路寡遺輶。窮周章而歷覽。盡娛翫而遨遊。²⁶

爾乃傍林橫出，輕舳上泝。歷秦王之舊陌，綠越地之昔路。望塗山而斜繞，逕南湖而迴渡。連天台之華嶺，引若耶之長注。乍汎漾而瞻望，或陵峯而一顧。於是歷樂林而南上，升法華而望西。有磕磕之奔澗，復臺臺之長溪。既

²³ 關於遊寺文學相關論述，筆者參酌普慧：《南朝佛教與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2）；潭潔：《南朝佛學與文學：以竟陵「八友」為中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以及程建虎：《中古應制詩的雙重觀照》（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頁140-145，談遊訪寺詩的相關論述。筆者過去有亦對此論述有所關注，見祁立峰：〈即「寺」遊玄：論南朝文學集團「遊寺詩」共作的文化意涵〉，《成大中文學報》21（2014.6），頁97-130。

²⁴ 此處筆者參酌楊儒賓：〈「山水」是怎麼發現的——「玄化山水」析論〉，《臺大中文學報》30（2009.6），頁209-254；蕭馳：《佛法與詩境》（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11-76等論述。

²⁵ 「中大通三年，進封岳陽郡王。歷官宣惠將軍，知石頭戍事，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東揚州刺史。」唐·令狐德棻：《周書》，頁855。

²⁶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3357。

皎潔而如鏡，且見底而無泥。途嶮峭而巉絕，路登陟而如梯。既攀藤而挽葛，亦資伴而相提。窮羊腸之詰屈，極馬嶺之高低。²⁷

「山川寥廓，天高氣靜」等僅是開頭記遊，但到了「連鑣結駟，並幔方舟，萬騎齊列，千楫爭浮」幾句，對遊寺壯盛車駕的描寫，基本上就與〈鍾山解講詩〉或〈遊虎窟山寺詩〉等作品裡的形容有些類似。不過我們可以注意到這種恢宏視野（「窮浙右」、「極宇中」）的大手筆，仍然有辭賦體國經野的開闊經緯。「連鑣結駟」、「萬騎千楫」當然可能是誇飾，而「琳球」之類美玉描述，也讓我們想起典型漢大賦如〈子虛賦〉的「玫瑰琳瑯」；〈兩都賦〉的「琳琅珊瑚」裡的珍寶羅列與物色奇觀。但這種車駕壯盛，排闥遊覽的勝景，在蕭統或蕭綱的遊寺詩裡都有類似的描寫：

清宵出望園，詰晨屆鍾嶺。輪動文學乘，笳鳴賓從靜。暎出岩隱光，月落林餘影。糾紛八桂密，坡陀再城永。伊予愛丘壑，登高至節景。迢遞觀千室，迺邈觀萬頃。……（蕭統〈鍾山解講詩〉）²⁸

唐遊薄汾水，周載集瑤池。豈若欽明后，迴鸞鸞嶺岐。神心鑒無相，仁化育有為……丹藤繞垂幹，綠竹蔭清池。……（蕭統〈遊大愛敬寺〉）²⁹

塵中喧慮積，物外眾情捐。茲地信爽塏，墟壟曖阡綿。藹藹車徒邁，飄飄旌旆懸。……分花出黃鳥，挂石下新泉。蔚鬱均雙樹，清虛類八禪。……（蕭綱〈往虎窟山寺詩〉）³⁰

山水寫景當然是詩歌的核心，因此我們從蕭統蕭綱的詩歌裡，注意到他們寫景的名句：「丹藤繞垂幹，綠竹蔭清池」、「分花出黃鳥，挂石下新泉」，但蕭譽的「塗山斜繞，南湖迴渡」；「山川寥廓，天高氣靜」等，也展現其摹景之巧構形似。

〈遊七山寺賦〉接著描繪眾人沿著秦皇當年馳道（「歷秦王之舊陌」），越王昔日故跡（「綠越地之昔路」），層層深入，隨著山林的曲折荒涼無人煙，此處朝山訪聖的價值就越顯卓絕。這些歷代君主聖王被提及，除了讓讀者回想起他們的典正鴻業，

²⁷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3357。

²⁸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1934。

²⁹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795。

³⁰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934。

增加大賦的骨架，自然也有與遙想這樣聖王履跡的意圖。而旅途中「途嶮峭而巉絕，路登陟而如梯。既攀藤而挽葛。亦資伴而相提」描寫的險境，也讓我們想到孫綽〈遊天台山賦〉中的好幾句類似的情境與形容：

披荒榛之蒙籠，陟峭嶮之崢嶸。跨穹隆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冥。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攬樛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³¹

在抵達佛寺後，蕭譽賦的敘述視角也隨之轉變，原本是遊山訪聖，描繪自然物色的大賦寫法；進入佛刹之後就轉而成為盛讚人造物質的富麗輝煌。值得注意的是從自然到人造之間，其實隱含了過去漢大賦的兩種類型：前者以〈羽獵賦〉、〈北征賦〉等畋獵紀行題材為代表；後者則以〈兩都〉、〈兩京〉或〈魯靈光殿賦〉等都城宮室題材為代表。這兩種類型並不是不能同時呈現，且都與國家權力有關。但蕭譽顯然將遊寺詩的摹景，遊覽賦的紀行與都城賦對物質文明的描繪，融入到此賦：

傍高巒而建刹，亦帶壠而成宮。神靈更其盼饜，仙聖互其交通。……瞻朱扉之赫奕，望寶殿之玲瓏。擬大林之精舍，等重閣之講堂。既爽塏之禪宇，亦顯敞之華房。跨曲澗而為室，繞紆崑而修牆。夕雲生於牕牖，朝日照於簷梁。諒隙曲而成麗，蓋照景而生光。流淸梵之宛轉，響桴磬之鏘鏘。構造精密，華麗無方。淸流四繞，吐溜悠長。邈迤闐闐，峻絕堦隍。水碓侔於金谷，飛樓似於建章。……潛深窟而學六通，隱閒燕而修八正。（〈遊七山寺賦〉）³²

將實際物色投射到虛構的佛教或想像空間，這是遊寺詩歌經常出現的手段。蕭譽此賦其實運用了許多套語與熟典，譬如「水碓侔於金谷，飛樓似於建章」，用金谷、建章等漢代與西晉熟悉的歷史場景，而以「精舍」對偶「講堂」；「禪宇」對偶「華房」，很明顯呈現出梁代宮廷文學之特色。此外遊寺之作最末還有一公式，即運用佛教典籍裡的「事數」，³³妝點與隆重其作品——³⁴像前面蕭綱的「翳鬱均雙樹，淸虛類八

³¹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1806。

³²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3358。

³³ 「事數」指的就是佛教義理裡夾雜數字的術語，根據《世說新語》：「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數』處不解」，其下余嘉錫箋注曰：「事數：謂若五陰、十二入、四諦、十二因緣、五根、五九、七覺之聲。」劉宋·劉義慶著，清·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頁 240。

³⁴ 中國大陸學者程建虎認為，這類事數進入遊寺詩歌，由量詞得以形構出莊嚴肅穆之感，見氏著：《中

禪」；如蕭譽此處的「潛深窟而學六通，隱閒蕪而修八正」；³⁵又或是以開解頓悟的體會作為收束：如蕭統詩最末「非曰樂逸遊，意欲識箕穎」；蕭譽此賦最末也說「憑怪石而為枕，因滄浪而洗足」、「緩獨往之遺躅，欲抽簪而未從」等等。

若從蕭譽爾後的人生際遇與政治選擇來說，我們不得不認為所謂「洗足枕石」或「欲抽吾簪」這類飛遁鳴高的願望，可能只是一種文學套語，帶有某種表演性與故作姿態。蕭譽此賦後段尚有一半左右，進入典型的大賦鋪衍與堆垛寫法，如寫動植物：「有牛膝雞腸、雀頭燕草、甘菊辛夷、苦參酸棗」；³⁶寫水果：「有木瓜木棗、楊桃楊梅、朱橘冬茂、黃蘗秋開」，³⁷這些語境與意象，我們可以在梁朝其他作家的作品裡看到，這或許是當時還是年輕貴族蕭譽之習作，但這些作品最後被汰選下來，成了蕭譽如今僅存的幾篇作品之一。〈遊七山寺賦〉呈現出年輕時期的蕭譽，如何將父兄視為文學典範，並身處於同樣的寫作環境裡。但他仍然將大賦的標準典型，搬演進入了佛教的空間。

就字面上來看，譬如「流清梵之宛轉，響桴磬之鏘鏘」；「遷迤闈閣，峻絕堦隍」並不會矛盾，但實際上蕭譽卻將這些佛教的清梵頌頌，無違和地融入進了漢代或西晉時代的宮殿、名園。佛教與政治是兩種不同的權力源頭，³⁸就像蕭譽與其祖父蕭衍或叔蕭繹的複雜政治關聯。³⁹這些呼應的文學共作似乎也暗示了我們：許多時候人們在現實裡充滿紛爭與張力，但卻能透過文學作品的承繼與模擬達成和解。接下來幾節本文繼續討論梁朝滅亡之後，蕭譽的幾篇作品，並與蕭譽的身世、國家信仰和人

古應制詩的雙重觀照》，頁 140。

³⁵ 根據清·丁福保：《佛學大辭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六通：「一神境智證通，二天眼智證通，三天耳智證通，四他心智證通，五宿住隨念智證通，六漏盡智證通」；八正又稱八行：「八由行，又作遊行，又作道行，或作直行，或言八直道，亦言八聖道，或言八正道。」本文並不在論佛理，粗略一提而已。

³⁶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3358。

³⁷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3358。

³⁸ 關於佛教與政治的雙重權力與交互作用，筆者曾於前述〈即「寺」遊玄：論南朝文學集團「遊寺詩」共作的文化意涵〉，頁 97-130，此處即不贅論。

³⁹ 蕭譽在其父過世後，對梁武帝心懷怨恨，其後梁朝傾覆，他進土囊以殺蕭繹，相關引文見本文注釋 3。

生寄寓更進一步結合，或許可以旁敲側擊他如何以文學建構出梁朝滅亡後的時代、歷史與疆界。

三、宮廷詩學的實踐： 蕭愨〈建除詩〉與南朝遊戲詩的呼應

南北朝時期有一類以遊戲、字謎與數字拼貼而成的作品，頗有文學遊戲或語文習作的意義。譬如「離合姓名詩」、「郡縣名詩」、「數名詩」一類。而〈建除詩〉基本上也是這樣的脈絡，只是將數字或姓名改換成對應「子、丑、寅、卯」的「建、除、滿、平」共十二字。過去的古典詩論對此類詩歌的評價並不高，認為此乃「詩道下流，學人大戒」⁴⁰的表徵等等。

以〈建除詩〉此體來說，我們現在看到最早的實驗寫作者是鮑照。鮑照的〈建除詩〉除了文字遊戲，還被視為開創南朝邊塞詩的作品：

建旗出燉煌，西討屬國羌。除去徒與騎，戰車羅萬箱。滿山又填谷，投鞍合營牆。平原亘千里，旗鼓轉相望。定舍後未休，候騎敕前裝。執戈無暫頓，彎弧不解張。破滅西零國，生虜邳支王。危亂悉平蕩，萬里置關梁。成軍入玉門，士女獻壺漿。收功在一時，歷世荷餘光。開壤襲朱紱，左右佩金章。閉帷草太玄，茲事殆愚狂。⁴¹

過去學者對邊塞詩已有許多精彩的討論，包括論其收復失土的心態，或對江南塞外的表演劇場特質。⁴²但鮑照這首詩的邊塞風格顯然與「建」、「除」等關鍵字的聯想有

⁴⁰ 「詩文不朽大業……而以游戲費日可乎？孔融離合，鮑照建除，溫嶠迴文，傅咸集句，亡補於詩而反為詩病。自茲以降摹倣實繁，字謎、人名、鳥獸、花木，六朝才士集中不可勝數。詩道之下流，學人之大戒也。」明·胡應麟：《詩藪》（臺北：廣文書局，1973），頁 462。

⁴¹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300。

⁴² 如王文進談「南朝士人時空思維」的笨忿，見氏著：《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臺北：里仁書局，2008），頁 157-196；或田曉菲談「南、北觀念」的文化建構之部份，見氏著：《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學與文化》，頁 245-282。

關，譬如「建旗」、「執戈」、「成軍」等。與其說他刻意想像邊塞風景，倒不如說他的想像受限於詞句本身連結的詞彙。之所以這麼說，乃是因為鮑照相當熱衷於此體，《文選》亦收錄其〈數詩〉，〈數詩〉最末句「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⁴³確實有些諷刺官宦場域的意涵，但更像是為了從「十」兜回到「一」而設定的脈絡。筆者另外一個觀察在於：這種南朝的遊戲之作其實集中在幾個寫作者的身上。譬如除了同題共作的場合，有一些「奉和郡縣名」、「奉和藥名」⁴⁴之外，鮑照、蕭繹，以及更晚一些的沈炯，差不多即是此類遊戲作品的大宗。

過去有學者認為蕭譽的〈建除詩〉不僅是一首歌頌功德的遊戲之詩，更寄寓了他對自身或國家的抱負。⁴⁵此點稍後再談，我們可以先對照梁末另一個詩人、也是死於蕭譽之手的蕭繹，他寫了大量的這類型鑲嵌詞語的遊戲詩：

豹韜求秘術，虎略選良臣。水涉黃牛浦，山過白馬津。摧鋒上狐塞，畫像入麒麟。果下新花落，桃枝芳樹春。王孫及公子，熊席復橫陳。（〈獸名詩〉）⁴⁶

趙李競追隨，輕衫露弱枝。杏梁始東照，柘火未西馳。香因玉釧動。珮逐金衣移。柳葉生眉上，珠璫搖鬢垂。逢君桂枝馬，車下覓新知。（〈樹名詩〉）⁴⁷

金推五百里，日晚唱歸來。車轉承光殿，步上通天臺。釵臨曲池影，扇拂玉堂梅。先取中庭入，罷逐步廊迴。下關那早閉，入迎已復開。（〈針穴名詩〉）⁴⁸

啼鳥怨別偶，曙鳥憶離家。石闕題書字，金燈飄落花。東方曉星沒，西山晚日斜。縠衫迴廣袖，團扇掩輕紗。暫借青驄馬，來送黃牛車。（〈歌曲名詩〉）⁴⁹

「建除」或許還有附加意義，但像蕭繹這幾首詩大抵說來就只能當成戲謔笑樂的遊

⁴³ 本詩雖收錄《文選》，此處為求版本統一沿用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300。

⁴⁴ 就目前所能見的齊梁詩歌來看，永明體作家如王融、范雲與沈約有過關於郡縣名之共作，見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397、1548、1643。

⁴⁵ 過去王潤農曾解讀「建除詩」，將之視為作者寄託情志之表徵，筆者論蕭譽〈建除詩〉之部份亦根據王氏之詮釋，見王潤農：〈寓心事於遊戲：論南朝四首建除詩〉，《彰化師大文學院學報》17（2018.3），頁 33。

⁴⁶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2043。

⁴⁷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2044。

⁴⁸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2043。

⁴⁹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2042。

戲詩。蕭繹的遊戲之作其實有個特色，在於他刻意的「避複」，過去常見的姓名詩，郡縣名或藥名詩他都沒有再寫，而有一些別出心裁的題目，譬如獸名或樹名等，在詞彙的組合時也頗具巧思，如「豹韜」對「虎略」；「黃牛浦」對「白馬津」。而比起這些物理世界的名稱，〈針穴名詩〉與〈歌曲名詩〉顯然更有特色，如「金推」、「天臺」、「曲池」、「玉堂」、「中庭」等，皆鑲嵌進入詩歌。這些穴位原本可能有其本意所指，但經過詩人巧妙的轉喻，成了「通天臺」、「玉堂梅」兼具詩意且有別外指涉的意象和畫面。

最後一首〈歌曲名〉這首詩也頗有餘韻，譬如「烏夜啼」這樣的樂府，鋪衍成了「啼烏怨別偶，曙鳥憶離家」這樣的詩句。我們若對古典時期樂府有一定瞭解，就會知道詩人若沿用樂府舊題作詩，經常有「緣題而作」的寫法，即就題之本意進行聯想與創發。如果這麼來思考，那麼〈歌曲名詩〉帶有某種後設性，將樂府題目還原成為詩句，於是〈烏夜啼〉、〈西山曲〉、〈團扇曲〉或〈青驄馬〉，從樂府舊題成了對偶時的對偶用詞。⁵⁰中古時期的寫作者不斷在嘗試意象與題材的凝縮與擴寫。將一句詩擴增成整首詩篇，⁵¹或將一首詩篇濃縮成為一個詞彙，這是將語言極致運用的表徵，這也是將此類詩歌視為寫作練習之外，另一個可能的切入點。

前文我們提到，蕭詧實是進士囊以殺蕭繹的始作俑者。但他似乎依循著南方這種遊戲之作的傳統，寫了這首〈建除詩〉。有論者認為〈建除詩〉是詠梁武帝，因為從開頭的「建國惟神業」到「弔伐徧徐揚」，這說的是武帝的功績；但也有學者認為〈建除詩〉經歷梁末亂局，蕭詧寄託了自己要匡復動盪的野心。這首詩如下：

建國惟神業，十世本靈長。除苛逾漢祖，後類殷湯。滿盈既虧度，否運理還康。平階今復覩，德星行見祥。定寇資雄略，靜亂屬賢良。執訊窮郢魯，弔伐徧徐揚。破敵勳庸盛，佩紫日懷黃。危苗既已竄，妖彥亦云亡。成功勒雲社，治定理要荒。收戟歸農器，牧馬恣葛場。開山接梯路，架海擬山梁。

⁵⁰ 關於此點想法，筆者受到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在《惟歌一首》書裡提到「關於歌曲的歌曲」(song about song)之相關啟發。引自 Stephen Owen, *Just A Song: Chinese Lyrics from the Eleventh and Early Twelf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86-187.

⁵¹ 如我們很熟悉的「中婦織流黃」或「三婦豔」等作品，即是從〈長安有狎邪行〉鋪衍而來的。

閑憇同彭老，延壽等東皇。⁵²

由於此詩繫年不易，所以可能較難判斷到底是寫於梁末宮廷之際，或是梁後動亂之時。若考量「建國」一詞，則可能指的是梁武帝建立梁朝，且他與北魏幾度攻伐，在與北魏戰爭期間，梁武帝發動徐州揚州的百姓，「二十戶取五丁」以築浮山堰，引淮水以倒灌壽陽進行防禦，⁵³即所謂「執訊窮郢魯，弔伐徧徐揚」；加上梁武帝晚年遠離後宮，即所謂「閑憇同彭老，延壽等東皇」。但如學者王潤農則認為，此詩是蕭督自我抱負的表述，譬如「十世」講的是從南齊的蕭道成算起至蕭督的十代，⁵⁴而最後八句，則是指「想像『建國』之業完成，全國百姓與自己將有嶄新的生活」，⁵⁵「待國家平治，天下百姓將可收掉兵器，安詳的耕田牧馬。……更道出了蕭督不為人知的內心抱負。」⁵⁶

但無論是哪一種解釋，其實都指向了這首〈建除詩〉不同於一般鑲嵌詞句的遊戲之作，而有了家國認同與政治抱負。無論是「建國」也好，是「復國」也好；這所謂「十世」是從南齊的蕭道成算起至蕭督的「十代」也好，或是只是形容長久以來承繼萬靈之長的神聖使命感也罷，這首詩都充滿了「國」與「家」的統攝與混淆。

「漢祖」也是另一個關鍵詞，我們知道梁末作家如蕭綱、庾肩吾有一組「漢高祖廟賽神」共作，其中如「寧知臨楚岸，非復望長安」；⁵⁷「白雲蒼梧去，丹鳳咸陽來」⁵⁸這一類詩句，都在形容從北方到南方的王氣轉移。而從「破敵勳庸盛，佩紫日懷黃」到「危苗既已竄，妖沴亦云亡」，「破敵」與「紫黃」這些意象，也讓我們想起「黃

⁵²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2105。

⁵³ 此事可參見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頁 291；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 221。

⁵⁴ 王潤農：〈寓心事於遊戲：論南朝四首建除詩〉，頁 33。王氏提到若自蕭道成算起至蕭督，實則是第九代，詩以十世作為美稱。至於「十世」能否用於指其家族使命等等，筆者見如漢·班固：〈地理志〉，《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1），卷 28，頁 1649：「……趙與秦同祖，韓、趙皆姬姓也，自畢萬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徙都大梁，故魏一號為梁，七世為秦所滅。」當家與國連結時，以幾世承天命者似乎是不算罕見。

⁵⁵ 王潤農：〈寓心事於遊戲：論南朝四首建除詩〉，頁 34。

⁵⁶ 王潤農：〈寓心事於遊戲：論南朝四首建除詩〉，頁 34。

⁵⁷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989。

⁵⁸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943。

旗紫蓋」⁵⁹與「金陵王氣」的歷史與記憶。

要說這首詩是歌頌梁武帝與北魏的對峙，在郢魯徐楊建立的功業，是歌頌功德的奉承之作，當然也說得通。但若說「收戟歸農器」、「治定理要荒」寄託蕭督本身的志向與願望，似乎也無不可。本文覺得更微妙之處在於，江南王朝熱衷於這種鑲嵌詞句的宮廷之作、遊戲之詩，尤其以蕭繹集大成。即便蕭督是謀殺其叔的兇手，但他也同樣留下這首以鑲嵌字詞的主題寫作，這是對叔叔的超越，抑或是某種文學隱然的承繼呢？從現實的恩怨來說，梁末的兄弟相爭，叔姪相殘，已經成了歷史不可逆的一部分。但從文學寫作與風格的聯繫來說，蕭督的幾首詩歌都讓我們想到他的幾位父叔輩，像蕭統、蕭綱與蕭繹，如蕭督頗為擅長的詠物詩：

雙見待聲宣，並飛時表異。處卑彌更妍，常安豈悲墜。（〈詠履〉）⁶⁰

接葉有多種，開花無異色。含露或低垂，從風時偃抑。甘菊愧仙方，菘蘭謝芳馥。（〈詠百合〉）⁶¹

像「履」這樣的題材，我們很容易就想到陳叔寶（553-604）那首著名的、且題目甚長的詠物連作：〈七夕宴宣猷堂各賦一韻詠五物〉。陳叔寶的這幾首顯然成於一次宮廷遊戲，但蕭督的詠履則看不出來是否同題共作。反而寄託了一些弦外之音，像「處卑彌更妍，常安豈悲墜」這樣的詩句，顯然有著對現實、對人生的體貼。而「含露低垂，從風偃抑」等細膩的摹物體物詩句，也完全呈現了典型的梁陳詩風。

從詩歌引發的某種歷史的假設在於——蕭督到底對自己建立國家有沒有某種期待。即便西梁只是在大國附庸之下的傀儡政權，只被作為南北朝之間的甌脫餘地。但他有沒有建國之後的理念與願景？有沒有為百姓為人民的未來作過某種想像？還是說這種想像力終究只能依附於梁武帝的功業，遙想父祖的榮光。或許我們如今已

⁵⁹ 「黃旗紫蓋」用以指金陵之王氣，典出晉·陳壽：〈吳志〉，《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47，頁1131：「陳化為太常，化字元耀，汝南人……為郎中令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

⁶⁰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2105。

⁶¹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2106。

難以推想了。但在多極時代，蕭譽的詩歌既與梁陳寫作者的風格體裁類似，但卻又呈現出另外一脈的家國認同與寄託，這是我們應該正視的。更矛盾的是蕭譽與蕭繹這對叔姪，在現實裡相互鬥爭並走向手足相殘，但在文學裡卻隱約達成了某種程度的和解。這也正是文學寫作與國族、政治認同有所區隔之處。

此外附帶一提的是：同樣經歷過南梁滅亡，羈留北方而後南返陳朝的沈炯（504-562），也有一首〈建除詩〉。沈炯與蕭譽的這首詩誰先誰後？兩位詩人有沒有看過對方寫的〈建除詩〉而彼此呼應致敬？這我們同樣也不得而知了。但沈炯這首詩顯然與他記錄自己於江南亂後倖存，對南方政權表述哀腸的〈歸魂賦〉，頗有可對照共讀之意：

建章連鳳闕，藹藹入雲煙。除庭發槐柳，冠劍似神仙。滿衢飛玉軼，夾道躍金鞭。平明塵霧合，薄暮風雲騫。定交太學裡，射策雲臺邊。執事一朝謬，朝市忽崩遷。破家徒狗國，力弱不扶顛。危機空履虎，擊惡豈如鷓。成師鑿門去，敗績裹尸旋。收魂不入斗，抱景問穹玄。開顏何所說，空憶平生前。閉門窮巷里，靜掃詠歸田。（沈炯〈建除詩〉）⁶²

由於「建除」之體建立在這些天干地支的字詞上，而原本宇宙運行就有一種福禍相倚，否泰交錯的秩序，也因此配合「建」、「滿」轉折到「破」、「危」這樣的詞彙變化，就很適合表述寫作者感受到的「天道循環」之現實體驗。不過沈炯此詩仍然用了許多巧妙的意象，譬如「滿衢飛玉軼，夾道躍金鞭」，這宛如漢代遊俠之形容，若從「朝市忽崩遷」來對照，寫的可能是沈炯少年時期熟悉且懷想的都城建康。至於「開顏何所說，空憶平生前」，與他在北方隱藏文名，回到南方後感慨「舊識既已盡，新知皆異名」⁶³的心情很類似。只是在其〈歸魂賦〉裡，沈炯將江南寫成他夢魂都必須歸返的所在，⁶⁴而在這首詩裡，他的結論與嚮往是「閉門窮巷里，靜掃詠歸田」。這種歸詠田園的情境，與蕭譽〈建除詩〉最末的「閉慾同彭老，延壽等東皇」頗有

⁶²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2446。

⁶³ 此句出自沈炯〈長安還至方山愴然自傷詩〉，引自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2445。

⁶⁴ 沈炯歸魂賦見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3478：「思我親戚之顏貌，寄夢寐而魂求」，「何精頹而魄散，忽魂歸而氣旋。解龍驂而見送，走郵驛于亭傳」等句。

可呼應之處。從「建除」、「破危」到「開閉」，都表示此詩詞彙本身限制而來的自然循環。

沈炯還有幾首這類鑲嵌語言的遊戲之作，譬如〈六甲詩〉、〈十二屬詩〉，也是從天干地支，太歲生肖而來的湊泊拼貼詩歌：

鼠迹生塵案，牛羊暮下來。虎嘯坐空谷，兔月向窗開。龍隰遠青翠，蛇柳近徘徊。馬蘭方遠摘，羊負始春栽，猴栗羞芳果，雞跣引清杯。狗其懷物外，豬蠹窅悠哉。（〈十二屬詩〉）⁶⁵

但可能為了將「鼠牛虎兔」等意象拼貼進入詩歌，這首〈十二屬詩〉最後的「懷物外」與「窅悠哉」，其實某種程度也呈現了詩人的心跡。這麼說來「建除」此體或許確實與其他遊戲之作不同，或說因為「建」、「除」等字有更多發揮空間，因此寫作者在詞句鑲嵌聯想之外，還能有一些詩意或身世的寄寓。總之在文學上，在作品裡，在體類的繼承中，蕭譽與其他梁陳士人的詩歌既有類似，又有專屬於他自身的國族認同與寄託。從現實的政治局勢來說，一個國家有其真實的疆界；但從文學與文化來說，這種風格的承繼與模擬，也形成了一種想像國家之邊界，從南梁到西梁、再到南陳，在南方的王朝裡，這些體類被保留了下來，成為南朝詩人們最擅長也最熱衷的題材。

四、誰的「哀江南」： 蕭譽〈愍時賦〉與〈哀江南賦〉的連結

西元 554 年，蕭譽取代叔叔蕭繹之後進入江陵，但面對的是已遭西魏掠奪過後的殘破之都。而他原本管理的雍州襄陽故地，此時已盡入北朝之彀成了異國版圖。根據《周書》本傳：「（蕭）譽疆土既狹，居常怏怏，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

⁶⁵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2447。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扼腕，歎咤者久之」，⁶⁶這可以視為他寫〈愍時賦〉時的潛台詞：

余謹平梁之後，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故地。乃曰：恨不用尹德毅言，以致於是。又見邑居殘毀，干戈日尋，恥威略不振，常懷憤懣。乃著〈愍時賦〉以見其意。辭曰：……（蕭譽〈愍時賦〉序）⁶⁷

所謂「恨不用尹德毅言」等等，難免還是有種倖存者的偏差與後見之明。然而在風格在題材與內容上，蕭譽的這篇賦都讓人想到沈炯的〈歸魂賦〉，以及庾信名篇〈哀江南賦〉。而從寫作時間順序來推論，〈愍時賦〉應當較沈、庾兩篇名作來得更早。他的這篇賦沒有受到太多的重視，可能是因蕭譽的文采與文名皆不如沈炯庾信，但更直接的因素恐怕是所謂「闔城長幼，被虜入關」一連串悲劇，蕭譽自己就是始作俑者。畢竟文學鑑賞與史觀是我們近代的發明，在文品即人品的古典時期，由於蕭譽心懷圖謀，叔姪相殘的身世與背景，讓他的作品恐怕很難得到正面評價。

但至少從序裡來說，蕭譽的哀嘆很寫實，江陵的「邑居殘毀」，讓人想到庾信眼見建康瓦解的「即逢喪亂」。而「干戈日尋」用了一個《左傳》的故事，「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⁶⁸賦的開宗明義多少就暗示了，蕭譽對於兄弟叔姪的反目難以釋懷。所謂的憤懣多少也有慚愧羞恥的情緒，這與庾信頗為類似。賦正文裡也有些辯證與典故值得我們注意：

嗟余命之殊薄，實賦運之逢屯。既殷憂而彌歲，亦坎復而相鄰。晝營營而至晚，夜耿耿而通晨。望否極而反泰，何杳杳而無津。悲晉璽之遷趙，痛漢鼎之移新。無田范之明略，愧夷齊之得仁。遂胡顏而苟免，謂小屈而或伸。豈妖沴之無已，何國步之長淪？⁶⁹

⁶⁶ 唐·令狐德棻：《周書》，頁 863。

⁶⁷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3357。

⁶⁸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第 6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2003），頁 705。

⁶⁹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3357。

恨少生而怯弱，本無志于爪牙。謝兩章之雄勇，憑二策之英華。豈三石於鄠杜，異五馬於琅邪。直受性而好善，類蓬生之在麻。冀無咎而霑慶，庶保靜而躅邪。何昊窮之不惠，值上帝之紆奢。神州鞠為茂草，赤縣遠於長蛇。徒仰天而太息，空撫襟而咨嗟。(蕭愨〈愨時賦〉)⁷⁰

與庾信那種問天怨天的自憐相較，蕭愨當然也有「仰天而太息」這樣的愨時傷逝之感，但他似乎對國運時勢仍存在著某種天真的想像，譬如冀望「否極而反泰」，以為「小屈而或伸」。他以「蓬生麻中」詮釋自己的行為，以「茂草」、「長蛇」來詮釋自己故國神州所遭遇的困厄，其實多少有開脫之意。「天道」的辯證是當時很重要的主題，到底一切是「上帝」或「天命」的操持，或是人為的悲劇，已經不可解了。面對「妖沴之無已」、「國步之長淪」的悲局，卻沒有出現能像〈建除詩〉裡那個想像的英雄來弭平妖沴。而後蕭愨緬懷自己曾經去過的會稽、荊州的經驗：

昔待罪於禹州，歷三改而見紀。獲免戾於明時，遂超隆於宗子。始解印於稽山，即驅傳於襄水。彼南陽之舊國，實天漢之嘉祉。既川嶽之形勢，復龍躍之基址……等句踐之絕望，同重耳之終焉，望南枝而灑泣，或東顧而潺湲。⁷¹

忽值魏師入討，於彼南荊，既兵車之赫赫，俄一鼓而凌域。同寤生之舍許，等小白之全邢。伊社稷之不泯，實有感於生靈。矧吾人之固陋，迴飄薄於流萍。忽沉滯於茲土，復歲月而無成。昔千乘之畿甸，今七里而盤縈。寡田邑而可賦，闕丘井而求兵。(蕭愨〈愨時賦〉)⁷²

蕭愨自述自己轄下坐擁的「彼南陽之舊國」，「實天漢之嘉祉」，對雍州襄陽之易守難攻的地理形勢知之甚詳，但無奈「既川嶽之形勢，復龍躍之基址」，終究還是迎來「魏師入討」的悲慘結果。在蕭愨的想像中，他自比越王勾踐和晉文公重耳的絕望與終焉之志，但這兩個人物實則又對照組，因為熟悉歷史的我們都知道，無論是勾踐或重耳，他倆最後都成功復國了。而面對西魏入侵的現實，蕭愨用鄭莊公捨棄許國、齊桓公保全邢國來解釋。這兩個典故討論起來又更為複雜了。根據《左傳》這兩個

⁷⁰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3357。

⁷¹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3357。

⁷²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3357。

故事是這樣：

鄭伯（莊公）伐許。……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左傳·隱公十一年》）⁷³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桓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齊人救邢。（《左傳·閔公元年》）⁷⁴

鄭莊公因許國不向周天子朝貢而與齊魯聯合伐許，但告誡公孫獲，待己死後即捨棄佔領許國；至於桓公時北狄伐邢，管仲告誡齊桓公戎狄之豺狼野心難以滿足，若不救邢國則中原危殆。這兩個典故複雜之處在於，面對西魏入侵，蕭譽是否以許邢兩國自比呢？這兩句的主語是「魏師入討」，那麼西魏代表應該的是齊國與鄭國這樣的大國勢力，但在先秦的典故裡，這所謂的「戎狄豺狼，不可厭也」的「戎狄」與「豺狼之性」又是指誰呢？受到大國庇護保存了西梁命脈，但大國實則又非我族類，那麼這一連串的無奈與不得不然，歸結下來所謂的「宴安酖毒」的又是誰呢？不正是蕭譽自己的選擇嗎？

在前一段《左傳》的引文裡，鄭莊公伐許之後，「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⁷⁵許國天命未盡，故讓許叔東偏，有些扶植許國的意味，這也與西梁在國際情勢的狀況很類似。所以蕭譽說「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關於這兩個典故提到的鄭莊公、齊桓公與蕭譽，還有另一個共通點，即是他們都曾經歷親生手足的操戈相向。只不過蕭譽再也沒能像歷史上的寤生與小白，成就一匡諸侯的霸業了。所以這篇賦因為這些先秦典故的運用，顯得更為費解。蕭譽到底是在怨天？尤人？還是懟己？或是諸多情緒糾結在一起，實在難以釐清了。

春秋戰國的歷史，一方面是中世紀文人很熟悉的史料，但另一方面作者又能在這些亂世、國際之間的合縱連橫裡，覺察到許多與當代的相似性。在庾信名篇的〈哀

⁷³ 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頁 81。

⁷⁴ 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頁 187。

⁷⁵ 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頁 81。

江南賦》裡，我們完全可以找到與蕭督版本相左的控訴，譬如「周舍鄭怒，楚結秦冤。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鄰之責言」⁷⁶這兩句，倪璠的《庾子山集注》裡說得很清楚明白（或應該是「說得太過清楚明白」）：「周舍鄭怒者，謂（蕭）督以元帝殺其兄譽，遂結讐也」，⁷⁷「楚結秦冤者，為西魏來伐也」。⁷⁸周鄭交惡，以狄伐鄭；而晉楚之戰，師曠作樂稱：南風不競，楚必無功。⁷⁹但這只是「古典」，庾信這兩句還有個「近典」，即是梁元帝蕭繹在幽逼之際的絕筆詩：

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封禪時。（蕭繹〈幽逼詩〉）⁸⁰

西陵明說的是西魏，實則指的就是蕭督。只是在庾信的版本裡，他對周之怒鄭，楚之秦冤，有明確怨懟的對象；然而在蕭督的版本裡，他對於鄭莊公與齊桓公之政治決定，有了重新的解讀與省思。這是這些梁末的辭賦之間得以呼應與對照的互文性。至於〈愍時賦〉若要與沈炯的〈歸魂賦〉進行對照，應當是其最末的一段：

彼雲夢之舊都，乃標奇於昔者。驗往記而瞻今，何名高而實寡。寂寥井邑，荒涼原野。徒揄揚於宋玉，空稱嗟於司馬。南方卑而歎屈，長沙溼而悲賈。余國家之俟匡，庶興周而祀夏。忽縈憂於此屈，豈年華之天假。加以狗盜鼠竊，蜂蠆狐狸。羣圍隸而為寇，聚藏獲而成師。窺臨津渚，跋扈江湄。屢征筆於殷歲，頻戰起於軒時。有扈興於夏典，采芑著於周詩。方叔振於蠻貊，伯禽捷於淮夷。在連穢其能幾，會斬馘而奪旗。彼積惡之必稔，豈天靈之我欺。交川路之云擁，理惆悵而未怡。（蕭督〈愍時賦〉）⁸¹

「余國家之俟匡，庶興周而祀夏」，「彼積惡之必稔，豈天靈之我欺」這樣的句法，內涵與敘事者視角，讓人聯想到沈炯〈歸魂賦〉的「我國家之沸騰，我天下之匡復。

⁷⁶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3924。庾信〈哀江南賦〉亦見《庾子山集注》，此處為統一故仍使用嚴可均輯本。

⁷⁷ 清·倪璠：《庾子山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157。

⁷⁸ 清·倪璠：《庾子山集注》，頁 157。

⁷⁹ 此事見《左傳》襄公十八年，「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頁 135。

⁸⁰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2061。

⁸¹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3357。

我何辜於上玄，我何負於鄰睦。背盟書而我欺，圖信神而我戮」⁸²一大段慷慨激昂的控訴，「我」（余）與「國家」合而為一了，國家成了「我」的主體，而「我」就是國家的隱喻。相對於沈炯是將自己妻子就戮的悲劇史實與國家連結，但蕭督則是從君王與朕等同於國家的角度，重新標舉並推崇這個屬於南方的、雲夢大澤的國度。

這段還有另一個焦點，蕭督明確提到過去曾經荆楚地帶生活與聞名幾個文學家、辭賦作家——宋玉、司馬相如、屈原、賈誼。這是南方的特殊經驗，是江南專屬的文學脈絡與傳統，也是從蕭梁家族，再到沈炯與庾信這些同樣身經喪亂、朝市傾淪、國破家亡的倖存者，所見證的同一個時代與脈絡。當國家淪陷，華夷莫辨的非常時刻，蕭督想到歷史上平定蠻夷有功的人物：周代的方叔率兵車三千南征荆楚，中興周室，《詩經·采芑》⁸³說的就是此事；周公之子伯禽至魯平定淮夷，作〈費誓〉見於《尚書》。⁸⁴南方的歷史與脈絡被蕭督建構出來，希望讓預設的讀者讀到，這是蕭督版本的「哀江南賦」，即便這個「哀」或「愍」他自己也推了一把。

就筆者的觀察，國家的疆界與時間空間有關，失去故土之後，或錯失統一江山的盛世之後，國家共同體在現實世界裡再不存在。但藉著文學作品，藉著與前代騷人墨客的呼應，藉著與家族（蘭陵蕭氏）和族長（蕭衍、蕭統、蕭繹）的同類題材，以及這些江南的寫作者之譜系，蕭督召喚出另外一種想像的共同體，而這樣文學作品就成為一個朝代或一種文化的部分，被保留在歷史文獻之中。這其實也是一種文學的倖存，或透過文學進行的建（解）構與重新詮釋。一個時代雖然傾覆了，卻成為歷史或記憶被保留下來。然而在記憶裡，每個倖存者又會用自己的方式去呼應、去解釋歷史。

本文最希望探討的核心在於，蕭督一方面身處梁末宮廷之中，他的風格與父兄不會有太多差異。但另外一方面，他的〈遊七山寺賦〉承繼了歌頌功德、鋪張揚厲

⁸²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3477。

⁸³ 「薄言采芑，於彼新田，呈此蓄畝。方叔蒞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漢·毛公傳，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第 2 冊，頁 360。

⁸⁴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第 1 冊，頁 190。

的大賦技術；他的〈建除詩〉一方面詠讚父祖，但同時寄寓了自身的政治理想，呼應了江南流行的詞語鑲嵌遊戲題材；而他的〈愍時賦〉與〈哀江南賦〉、〈歸魂賦〉足以對照，從自身的立場，國家認同，政治選擇，重新去解釋了他所見的時代。田曉菲曾經提到，對南北朝文學的終局來說，北朝是一個征服者，所以最後的史觀成為了「征服者的文學觀」。⁸⁵但就算在江南王朝之內，面對家國淪喪，分明身屬同代的作家，仍然有各種複雜多元的詮釋方式。這恰巧呼應南北朝這個多極而多元的時代。西梁可能是偏安或後偏安的朝代了，蕭詧可能也是最後的王朝與最後的貴族。但他仍然在其文學作品裡，延續並重建了一整個時代的隱喻。於是梁王朝不僅是一個真實的國家，更是一種想像的、透過文學互文與擬作而存在的王朝。

五、結語：江南王朝的另一種聲音

從風格的定義、或文學史的發展流變來說，蕭詧的詩賦文學作品數量既不多，與其父叔也沒有太大的區別，但他基於自己的時代與視角，寫下了這些饒富政治與時代意義的作品。從作品數量與成就來看，蕭詧或許不值得重視；從風格延續與開創來說，他或許也難以與蕭綱或庾信相比，但從多極時代的國家與政治來說，他與他建立的西梁，成為偏安時代另一個更微型的偏安，而他的詩賦作品所呈現的國家宣傳、歌頌功德、對哀江南的解釋與重構，放在這樣的政治意義來說，就充滿了值得省思探究的可能性。故在本文中，探討了〈遊七山寺賦〉的大賦體制背後的國家宣傳；〈建除詩〉可能推崇的對象與政治理想；以及〈愍時賦〉的典故挪用與自我辯解。

在最後筆者還想提出另一點饒有趣味的地方，在於後來史臣對蕭詧以及蕭梁王室後裔的解釋——相對於令狐德棻對蕭繹、王褒等人的冷嘲熱諷，尤其是將〈燕歌行〉當作詩讖的訕笑，在《周書》裡對蕭詧還算推崇。《周書》不但收錄了〈愍時賦〉

⁸⁵ 田曉菲：《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學與文化》，頁 249。

全篇，在蕭督本傳最後，令狐德棻是如此評價蕭督：

梁主任術好謀，知賢養士，蓋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焉。及淮海版蕩，骨肉猜貳，擁眾自固，稱藩內款，終能據有全楚，中興頽運。雖土宇殊於舊邦，而位號同於曩日。貽厥自遠，享國數世，可不謂賢哉？⁸⁶

我們可以注意到，即便「天道」或「頽運」是當時的關鍵辭，但《周書》有了一個獨特的詮釋：「土宇殊於舊邦，位號同於曩日」，且能「享國數世，可不謂賢」，這樣的解釋再搭配西梁這樣一個偏安裡的偏安政權，到底是幸或不幸呢？國家疆域不復在了，但留下所謂的「位號」。不就隱喻了國家體制本質上隱含有是虛構與想像的特質嗎？此外，《周書》對於其他一些離散至北朝的蕭梁宗室，也有獨特的評價與詮釋：

蕭搆、世怡、圓肅、大園竝有梁之令望也。雖羈旅異國，而終享榮名。非有茲基，夙懷文質，亦何能至於此乎？……委金湯而不守，舉庸蜀而來王。若乃見機而作，誠有之矣。守節沒齒，則未可焉。⁸⁷

這種「見機而作」的機會主義思維，被解釋成了「夙懷文質」，與「沒齒守節」相對應，這或許也是更後一輩的蘭陵蕭氏集體生存之道。北方的貴族宇文逌曾經問蕭大園，聽說其父蕭繹曾作《梁史》，是否確有此事？而其中是否對蕭氏宗親有所褒貶？大園從「子為父隱」談到「諱國之惡」巧妙又投機地回應了這個問題，並預言了北齊的滅亡。⁸⁸這在在都隱射著蕭大園作為一個「見機」貴族的處世求生法則。

類似的案例還有蕭督之子蕭巋（542-585），他在北周與隋兩朝都極盡奉承之能事，某次宴會之時，北周武帝宇文邕自彈琵琶，而蕭巋起請舞，曰：「陛下既親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⁸⁹其後隋篡北周，天下大亂，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各

⁸⁶ 唐·令狐德棻：《周書》，頁 876。

⁸⁷ 唐·令狐德棻：〈柳霞傳〉，《周書》，卷 42，頁 768。

⁸⁸ 「（宇文）逌嘗問大園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曰：『言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為世祖紀，章帝為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為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隱之？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逌乃大笑。後大軍拔晉州，或問大園：『師遂克不？』對曰：『高歡昔以晉州肇基偽迹，今本既拔矣，能無亡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居數月，齊氏果滅。」唐·李延壽：〈蕭大園傳〉，《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29，頁 1065。

⁸⁹ 唐·令狐德棻：《周書》，頁 864。

起兵，只有蕭巋見機行事，按兵不動。待到隋文帝踐極一統，「恩禮彌厚」，「備禮納巋女為晉王妃」，⁹⁰開皇 4 年（584），「巋來朝長安……及還，親執其手謂之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都，故鄉之念，良軫懷抱。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耳。』」⁹¹偏安江陵一郡的西梁，成了久滯荆楚的遺民，而華夏正統的舊都從過去的長安洛陽，成了後來的建康。最後連建康都需要待北方異族「旋反相送」，此間複雜的國族認同，實則不容易釐清了。但在血緣上，由於蕭氏與隋代的聯姻，梁朝蕭氏一族的血脈被延續下來。在文學上，蕭譽雖然寫作風格類似的題材作品，卻將歷史導向了另外一種解釋與結局。

即便歷史是征服者的歷史，文學是征服者的文學，但從現存的這些被征服者之殘篇裡，可以看到他們繼續寫南方王朝的作品，繼續類似的題材，而且運用相似的句法與類似的題材，繼續建構他們記憶裡的文學觀。人們現在常說：國家即便被滅亡，但文化或文學會遺留下來。本文想探究的關鍵問題在於：這些文學或文化將以何種方式留下來？蕭譽雖然作品有限，風格也沒有特別秀異之處，但筆者認為他仍有值得我們重視、並深入探討的價值，正在於他提供了另外一種聲音與解釋，就像身處在南北朝二元對立的政治與國族局勢裡，西梁的存在成為了一個微妙的，在雙軸極之外的國度。這也是本文以多極時代為題，希望探討的核心。

⁹⁰ 唐·令狐德棻：《周書》，頁 864。

⁹¹ 唐·令狐德棻：《周書》，頁 865。

徵引書目

一、原典文獻

-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第6冊，臺北：藝文印書館，2003。
-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第1冊，臺北：藝文印書館，2003。
- 漢·毛公傳，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第2冊，臺北：藝文印書館，2003。
-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1。
- 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
- *劉宋·劉義慶著，清·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4。
- 梁·蕭統著，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 *唐·令狐德棻：《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83。
- 唐·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 *唐·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 *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唐·姚思廉：《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 *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 唐·張鷟：《朝野僉載》，北京：中華書局，1979。
-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2004。
- 宋·李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1。
- 宋·李昉：《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
- 明·胡應麟：《詩藪》，臺北：廣文書局，1973。
- 清·丁福保：《佛學大辭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
- 清·倪璠：《庾子山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

*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

二、近人論著

*王文進：《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臺北：里仁書局，2008。

王永平、楊桂元：〈南北朝後期及隋唐之際入北之蕭梁皇族人物及其文化業績〉，
《閱江學刊》6（2010.6），頁 78-83。

王根林點校：《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王潤農：〈寓心事於遊戲：論南朝四首建除詩〉，《彰化師大文學院學報》17（2018.3），
頁 15-44。

*田曉菲：《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學與文化》，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林大志：《四蕭研究：以文學為中心》，北京：中華書局，2007。

祁立峰：〈即「寺」遊玄：論南朝文學集團「遊寺詩」共作的文化意涵〉，《政大中文學報》21（2014.6），頁 97-130。

胡大雷：《中古文學集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曹旭、陳路、李維立選注：《齊梁蕭氏詩文選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曹道衡：《蘭陵蕭氏與南朝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4。

普慧：《南朝佛教與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2。

程建虎：《中古應制詩的雙重觀照》，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楊儒賓：〈「山水」是怎麼發現的——「玄化山水」析論〉，《臺大中文學報》30
（2009.6），頁 209-254。

劉躍進：《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

潭潔：《南朝佛學與文學：以竟陵「八友」為中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

蕭馳：《佛法與詩境》，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閻春新：《蘭陵蕭氏與中古文化研究》，青島：山東人民出版社，2013。

薛峰：《齊梁故里與文化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加〕王貞平著，賈永會譯：《多極亞洲中的唐朝》，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

Owen, Stephen. *Just A Song: Chinese Lyrics from the Eleventh and Early Twelf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Tang*] Li Yan Shou, *Bei Shi*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4).
- [*Tang*] Li Yan Shou, *Nan Shi*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5).
- [*Tang*] Ling Hu De Fen, *Zhou Shu*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Zho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 [*Liu-Song*] Liu Yi Qing & [*Qing*] Yu Jia Xi, *Shi Shuo Xin Yu Jian Shu*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with Notes and Commentary] (Taipei: Huazheng Bookstore, 1984).
- [*Qing*] Lu Qin Li, *Xian Qin Han Wei Jin Nan Bei Chao Shi* [Poetry of the Qin, Han, Wei, J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 Tian Xiao Fei, *Feng Huo Yu Liu Xing: Xiao Liang Wang Chao De Wen Xue Yu Wen Hua* [Beacon Fire and Shooting Star: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Liang]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Press, 2010).
- Wang Wen Chin, *Nan Chao Shan Shui Yu Chang Cheng Xiang Xiang* [The Imagination of Southern Dynasty Landscape and Great Wall] (Taipei: Liren Bookstore, 2008).
- Wang Zhen Ping, *Duo Ji Ya Zhou Zhong De Tang Chang* [Tang China in Multi-Polar Asia: A History of Diplomacy and War] (Shanghai: Shanghai Culture Press, 2020).
- [*Qing*] Yan Ke Jun, *Quan Shang Gu San Dai Qin Han San Guo Liu Chao Wen* [Complete Prose of Antiquity, the Three Dynasties, Qin, Han, the Three Kingdoms, and the Six Dynast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1).
- [*Tang*] Yao Si Lian, *Liang Shu* [History of the Lia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3).